

報第二組組長陳蕉桐在上海被捕，押於極司非爾路七十六號偽特工總部。但是顧偉沒有由李士羣審訊，而由駐特工總部的日本憲兵特高科掌管。朱鳴春非常努力，上海組的成績很好。因為他和袁殊的關係好，以上海岩井公館為掩護，活動非常方便。袁殊以「興亞建國運動」和李士羣對抗，朱鳴春既是袁殊的人，偽特工總部非常痛

追思浦師母陸佩女士 周道濟

民國四十三年秋，我考入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，在修讀碩士學位期間，浦老師邀我曾授過我們二門課，一為「西洋政治研究」，一為「西洋近代政治思潮」。其時，浦老師並且是我的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。四十五年秋，我在原所攻讀博士學位，浦老師也授過我二門課，一為「中國近代政治得失研究」，一為「政黨研究」。其後，浦老師又是我的博士論文的三位指導教授之一（另有王雲五老師和薩孟武老師）。因此，我和浦老師之間，自然產生了濃厚的師生情誼。也由於這層關係，我認識了浦師母——一位和藹慈祥、精明能幹、重感情、而又嚴別是非的偉大女性。

我們這批研究生，於讀書之暇，有時也到浦老師的寓所去請教。浦老師住在臨沂街的時候，我們去的次數較多；自浦老師擔任教育部政務次長，並代理部務後，我們去的次數則較少，因為浦老師的公務太忙，我們不忍心打擾他太多。

我前往浦老師的寓所時，多半和馬起華兄一道去。如浦老師在家，我們便請教一些學業上的問題，浦老師固長於條分縷析，更長於畫龍點睛，我們的茅塞於焉洞開。如浦老師外出

恨。這次被捕，李士羣看來，是雙重仇恨，終於犧牲成仁。

陳蕉桐是偽特工總部崑山站站長，不甘心從事漢奸賣國勾當，經顧偉策反成功，擔任蘇州站的工作，破壞不遺餘力，陳蕉桐祇要得到一點風聲，立刻密報顧偉，因此，我們的不少同志逃過

，而師母在家時，她一定留我們坐下來，細心問我們的生活起居，娓娓而談，毫無倦容，有時更為我們準備點心。記得有一次，師母還燒了很多菜，堅留起華兄和我吃午飯。我們對浦老師有七分敬，也有三分的畏，這次午餐，由於浦老師不在場，而師母又善於勸食，故起華兄和我吃得特別多。事後，起華兄每神采洋溢地對我說：這是他多年來吃得最好而又最飽的一次。說實在的，當時起華兄和我都是一人在台，我們對浦師母這種家長式的厚愛，是非常銘感的。

每年聖誕節的晚上，浦老師的寓所都有一次盛大的餐會，餐會的主人是浦老師和師母，而實際負責人則是師母，至於客人則是政大政研所的全體學生。談天、打橋牌、下象棋及圍棋，用自助餐，一盤又一盤，好不熱鬧開心。每年此時，從下午六時，一直要鬧到晚上十點多鐘，才各自離去。

浦師母對於同學們的女朋友問題，一向很關心，問長問短，往往不厭其詳。當時，馬起華兄似乎有優先權，其他同學都排在後。由於起華兄的努力不够，頗影響了其他同學的進度。如今，起華兄已於幾年前結婚，夫人賢淑

李士羣的魔掌。這次陳蕉桐被捕，李士羣氣得要命。他的站長居然暗中為軍統局工作，非常丟臉，恨到極點，決心要殺死他。陳蕉桐也知道結果如何，堅貞不屈，毫不畏懼，慷慨就義。

這次失事，蘇州站犧牲了兩位非常努力的同志，顧偉非常悲痛，痛哭不已。抗戰勝利後，孫志明在常熟被捕正法。

美麗，而又富於學識；師母如仍健在，看到我們，不知該多麼高興啊！

浦師母待人總是那樣和顏悅色、客客氣氣，不像浦老師的一濼而厲，威而不猛。古人形容父為嚴父，母為慈母，於浦老師和師母可以見之。馬起華兄曾告訴我一個故事：他在幾年前訪問美國時，因為時間匆忙，沒有事先約好，遲到康州橋港去拜望浦老師，一進大門，浦老師感到很突然，隨即問以「為什麼事先不告訴我們？」浦師母立刻笑着說：「他從台灣到這裏來看我們，難得，難得，這不需要什麼 Apologies，快坐快坐。」起華兄又得意地告訴我：他那次在浦老師客寓所吃的那一餐，比前面所說他和我共食的一次，份量格外多，也格外飽。

浦師母係於一九七七年九月三日在美仙逝，我是在同月十一日晚始知此噩耗。那幾天，起華兄和我都在木柵考試院評閱高普考試卷，當我把這個消息告訴起華兄時，他也驚呆了，彼此黯然神傷，不禁落淚。

浦師母籍隸江蘇宜興。據我所知：中國江南之縣市，其名稱帶有一「興」字者，都為物華天寶、人傑地靈的好地方，宜興、紹興、嘉興、吳興、長興……其適例也。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底，南京蒙塵，當時我正任在國立中央大學讀書，乃與若干同學倉促南奔，途經宜興鄉間，彼此多已離散，乞巧似的我受到宜興同胞那種溫暖的待遇，真使我畢生難忘。浦師母，浦師母，浦師母，言有盡而意無窮，我們對您的追思，正與日俱增！